

## 傳 記

### 愛格耐 F. M. EXNER 傳

福開原著

二月七日（民國十九年）平旦，奧大利中央氣象學及地力學研究院院長，維也納大學大地物理學教授愛格耐卒於維也納。一心悸病，而促其壽紀，而當代氣象學，喪一碩儒，而德意志氣象學者之林，喪一模楷，而故舊朋好，喪一信友。年來愛格耐君，體氣日漸頹敗，凡有幸得與君交遊親近者，莫不惕惕爲之私慮，顧亦無人意料，謝世乃如是其突。君亡於苦胸悶吐納不暢，重症也。其所罹痛苦誠甚，有吾輩慰藉而寬，故其臨沒，猶蟬之蛻化，無宛轉呻吟，當夜睡夢之中，心主搏動一止，悠然遂永作長眠矣。

愛格耐君以八月二十三日，生於維也納，卒年五十有四，維也納君所眷念不忘者也。在維也納，君之生父，曾任生理學教授，君之叔父愛格耐方次，曾於大學理學院，集徒甚衆，君於以度其青春歲月，畢業高等學校。君之大學教育，始一千八百九十五年，終一千九百年，中間有數學期，入柏林，入哥丁根，而原始要終，仍在維也納。一千九百年，君既受博士，初爲助手於維也納研究院，Wiener Zentralanstalt嗣爲院長，以迄於卒。一千九百零四年至

五年,君作世界漫遊,留合衆國及印度較久長,時已升爲研究員,一千九百零五年,娶妻帛謨斯德登之男爵小姐樸布克黎斯典,生四子,一千九百零七年,君晉級爲維也納中央研究院秘書,一千九百一十年,君離院應聘爲音斯不羅各大學天文物理正教授。大戰時君任組織并指揮軍用氣象測候事務,操作終日,常駐維也納,以至一千九百十七年,繼脫拉倍 W Traberts爲維也納中央研究院院長。

愛格耐君,學問之造詣,於當代氣象學發展,多所建樹。君實爲自修而成之氣象學者,君在大學,未嘗習氣象,所致力者,特數學與物理耳,試思爾時君方肄業,維也納大學講座。則有亨猶列斯 Julius Hann與潘台, P. M. Pernter而無愛格耐之名,列其門牆,是知君之爲氣象學,非出於夙願,以數學根柢寧固之少年物理學者,一旦而好遊刃於此,又何足怪也。此蒼頭特起之氣象學者,方其初進中央研究院,雖氣象學上,平凡已極之事,亦猶懞無所知,其膚淺較之通常地理學生,且更遜一籌,亨時已不復爲中央研究院院長,對之深致敬異。愛格耐君之歷史足證若欲研究氣象學,而自物理及數學一方入手必同有所成就。中央研究院爲學,自有典型,君之初進,中心果不能無懞。君既不好如亨之側重記敘事實,羅列數目,理蘊未盡,但切日用,亦不好如邁皋雷斯 Margules之著

述玄妙，非後生新學所得窺其藩籬。是故君一反亨與邁皋雷斯，斬刈草萊，而另闢蹊徑，不尙艱深，其宗旨務使未來天氣，可以豫言，可以豫計，而要以每日天氣圖爲根據。君初不知率由斯道，勢不得不追隨邁皋雷斯，而涉及發生風暴之能力。君最先從事於欲自現在之氣壓分布，以算術豫計其未來，顧所成不多。於是君幡然改圖，一仍邁皋雷斯思緒，始究心於溫度之分布，與夫溫度之變遷。自邁皋雷斯，至勃乾鏗，Bjerknes循此線索以進，今日凡氣象學者，無不熟曉，要惟愛格耐君之功，而發揮廣大之，度其致力，遠出邁皋雷斯。愛格耐君一生精神，卽聚會於風暴之起源，移動及其改形，君立說前後屢有纂易，無非示研究此道之煩難晦澀而已。愛格耐君之氣象力學致力處本文限於篇幅不能一一盡論。所以遠出邁皋雷斯者，則因君能明其因果，使氣象學上理想之懸揣能應用之於日常天氣之更變上。此與勃乾鏗頗相類似，雖此兩理論氣象學宗師之意見，不無鑿柄也。愛格耐君於所著氣象力學教本，網羅其學問所得，足爲從事氣象學青年後進之良導，如珠玉之不待有脛而走，豈止德意志一隅之限。惟親炙君者，於教授之方，難免資爲疵議，此則與亨酷肖，而與脫拉倍完全相反。

君從事力學問題之外，以潘台之氣象光學教本，未成而潘台謝世，思欲竟其全功，於是又甚致力於空氣光

象。以驚人之猛晉君遂自闢學問之新域，而與之習，卒能成爲鴻著，使久無問津之蹊徑復爲人所愛好。君并爲德意志學者中第一人識相關法 *Korrelations-methode* 之重要，不僅用之於氣象學，且以施之一切應用數學，此則人所鮮知。由相關法，考慮之，計算之，如天氣長期豫報，人初皆以爲絕對不可能者，而獲一線之望，惟數目浩瀚，通盤布算，以責之一專擅理論之人，則顯非其任。以是之故，君每有感於成立國際氣象研究院，乃屬當務之急，庶可解決此切用而重大之難題也。

愛格耐君雖專擅理論，使不孜孜於試驗，將不能爲物理學者。君之所喜，無有逾於有人入中央研究院試驗室，而觀其試驗人工之龍卷風，或寒冷空氣如何運行，君所憎，亦無有逾於有人懷疑試驗結果，以爲與空中實際現象，截然兩事，而無可溝通。且君之性情，流動而非凝靜，此可以見之於其試驗一事，時而聯想及於沙之飛走，又時而聯想及於沙丘之造成，以及餘類似之問題。往往於君原始本一極易解決之事，輾轉枝蔓，遂致面目全非，離宗過遠矣。君不長繁證博引，君所自有之心得與發明，他人用之，而不標明出處，君亦不以爲忤。君少年時，雖理論精嚴，不如邁皋雷斯之登峯造極，但氣象論文中之無微分方程，爲運用之具者，殊覺不值一顧也。故氣候學，始亦非君所重，迨君從事於相關法，欲有所取材，乃始引重亨

發表於氣象雜誌之無數氣候表也。

自亨之卒，愛格耐君繼任氣象雜誌編輯。此於君爲義不容辭，事非君所習，亦非君所好也。在君編輯任內。限於財力，雜誌篇幅，勢不能不力謀節縮。當經濟拮据之時，所賴國外氣象學者，衆擎協贊，君之恩感於國際諸專家者，爲何如耶。故大戰告終，未幾君即參加國際氣象委員，被選於多種委員會。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秋，哥本哈根開國際臺長會議，君復提及印行國際氣象世界年報，是實爲君最後一次之主張此事也。一千九百二十年，維也納科學會，任君通信員，一千九百二十二年，選爲正式會友。君後又爲英國皇家學會，及普魯士科學會會友。在一千九百二十二年，柏林大學，建議以君繼任海爾曼，主持普魯士氣象研究院，而君以責任過重爲嫌，未之就，遂終老於維也納大學，及奧大利中央研究院。

愛格耐君，以生長於一有良好精神感化之家庭，自覺不僅在科學上，應視發揚爲分內之事，且自期一如畫師，旁及完美之藝術知識，論君者，重君之科學成績，往往懷疑於君果有極新之畫藝天才矣。華美之研究院長室，遂成社交中心。君四子中，其較長者亦生長於此，君與賢淑之夫人，能式父母懿行，融融無間言。君之卒於友朋，猶之於其家，實爲莫大損失焉。蓋君實友朋中最可信賴，而性情純厚之一人。余與此少友，曾四番爭辦，不損私交之

毫髮。君天性樂觀，遇困難之事，處之怡然，雖以艾老之年，而有童心，放浪不拘，與君語者，縱見解互異，而散無不歡。君行事磊磊落落，此洵為無上美德也。孰與君相偕登山臨水，聆其述波羅的海邊沙邱之境況，則快慰可知矣。凡人天性豁蕩，不知者常怪其緘默寡言也。君少年時，曾作世界漫遊，受益不少。君之所最引為自樂者，子身攜火器向故國山林中，獵鹿歸來也。

綜計一生，富於事業，富於造詣，富於歡愉，嗚呼富矣。

原文載 Meteorologische Zeitschrift, März, 1930.

